

朱子大全

冊
三

卷之六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書問答

一本作知舊
門人問答

答劉公度

孟容

示喻爲學之意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其說亦已見令叔書中矣願更詳之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至謂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新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願試思之如何

答劉公度

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己人人知己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言語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爲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耶不知聖賢辨異論闢邪說如此之嚴者是爲欲人人同己人人知己而發耶抑亦在我未能無瑕而猶有待於言語辨說耶今者紛紛正爲論易西銘而發雖未免爲失言之過然未嘗以此爲悔也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試思之如何衡州之去爲有邂逅政不須深自懲創便相學不說話也

答劉公度

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

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書中所喻衡州數句爲己之意雖切然恐未免有迫切之病也

答劉公度

奮發猛舍之喻甚善然亦須以義理浸灌涵養庶幾可以深固久遠不然一時意氣恐未可恃也如何便敢自保不復變耶

答劉公度

見喻舊見不甚分明更欲別作家計未知底裏果是如何但此事別無奇妙只是見成說底便是道理只要虛心熟玩久之自然見得實處自是不容離叛便是到頭若更欲別求見解卽是邪說鮮不流於異端矣君舉春間得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雜博又不肯分明如此說破却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

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此可歎可歎

答劉公度

所論爲學之意甚善初蓋不能不以爲疑今得如此甚慰意也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卽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歧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旣陷於一偏而不可拯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趣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爲有亡耶平父相處覺得如何似亦未有箇立脚處也因書更勸勉之

答劉仲升

別紙所示季章議論殊不可曉恐不至如此之謬却是仲升聽得不分明記得不予細語脈間轉却他本意不然則

真非吾之所敢知矣大抵學問專守文字但務存養者卽不免有支離昏惰之病欲去此病則又不免有妄意躐等懸空杜撰之失而平日不曾子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脉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季章意思正是如此若只解義有差下字不穩猶未爲深害却是人心道心思理思事等說大段害事若如其言卽是四端之發皆屬人心而頑然不動者方是道心所謂格物者只是分別動與不動而不復計其動之是否矣此於體道之要入德之門皆有所妨決然不是道理無疑但如仲升則又墮在支離昏惰之域而所以攻彼者未必皆當於理

彼等所以不服亦不可不自警省更就自己身心上做功夫凡一念慮一動作便須著實體認此是天理耶是人欲耶子細辨別勇猛斷置勿令差誤觀書論理亦當如此剖判自然不至似前悠悠度日矣所論語孟兩條亦似未安此等處且玩索見在意趣不須如此立說枉費心力也

答劉仲升

所論玩味見成義理甚善然亦須就自己分上體當方見真實意味也顏子之樂原憲之問此等處說時各是一義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自無克伐怨欲之根不是別有一項功夫理會此事也但未知仲升平日所用功夫如何耳此不可不勉也

答劉季章

劉袁州不謂遂止於此令人心折細讀來書知所以經紀其家者不以生死從違二其心不勝嘆服益見袁州之知人交道之不污也更望始終此志使其後人有以承繼前人之志千萬之幸也文會規模只如舊耶或有小改易也此間朋友只令專一自看一書有疑問處却與商量似却不枉費功夫然亦未見卓然可望者殊可慮也

答劉季章

賢者比來爲學如何雖未相見然覺得多是不曾寬著心曾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爲切己所以心意急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熹桂林之行辭免未報未知竟如何此間有數士友講學方就緒從官未必有益若得免行成就得一二學者非小事也

答劉季章

講會想仍舊專看何書此書附廬陵葉尉渠此中人時有往來之便有疑可講不待面諭但覺得季章意思急迫不寬平務高不務切而不肯平心實看道理只此意思亦殊礙人知見也

答劉季章

熹去歲入都不能兩月略無報效罷遣而歸深以自愧今幸復得祠祿杜門養痾足以待盡無足言者但衰病愈甚左目已盲其右亦昏此數日來幾全不見物矣深欲整頓舊書而病愈如此則所謂有補於將來者亦不復可期矣

答劉季章

所喻爲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

明正大之塗也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著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迤邐向上何必如此迂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耶

答劉季章

辱書知所苦向安已可行坐深以爲慰比來想彊健勝前矣然計亦不能無廢書冊之功但齋居謹疾當亦自有用心處也熹衰朽杜門無足言者但精神昏憊益甚於前雖不敢廢書然度不復能有長進矣外事絕不敢掛口但見朋友當此風頭多是立脚不住况欲望其負荷此道傳之方來應是難準擬也可慮可慮

答劉季章

曾再到晉輔處否後生知所趣向亦不易得且勉與成就

之令靠裏著實做工夫爲佳季章近讀何書作何事業功
夫意思比舊如何無疑亦久不得信不知後來於鄙說能
信得及否近來福州得黃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說誘得後
生多有知趣鄉者雖未見得久遠如何然便覺得此箇氣
脈未至斷絕將來萬一有可望者却是近上一種老成朋
友若得回頭便可倚賴乃復安於舊習不肯放下深可歎
惜耳益公聞甚康健終日應接不倦深爲可喜熹則衰病
日益沈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爲學未副夙心目前
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
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答劉季章

王晉輔來求其尊人銘文久已齟舌何敢爲此以其再來
不免題其行狀之後少答其意又慮其便欲刊刻流布則

大不便已作書力戒之矣渠又說欲得鄙文編次侵木此雖未必果然亦不可有此聲恐渠後生未更事不識時勢不知此是大禍之機或致脫疎書中又不敢深說恐欲蓋而愈章敢煩爲痛說此利害當此時節只得杜門讀書潛形匿迹豈可爲此喧譁以自取禍耶况如老拙蹤迹又比仁里諸賢事體不同彼或可言而此但當默其理勢不難曉也只如今所題跋亦切不可便將出與人看又刻石鏤板二事并望痛爲止之千萬至懇至懇此杜元凱所謂既作之後又復隱諱以避患者固爲可笑然亦以子約之故無以答其意而浸淫至此全藉賢者相與致力遏其橫流千萬幸也

答劉季章

郊霈已行不知黨錮諸人果得及雞竿下坐否所論配義

與道其說甚當所以孟子下文便言是集義所生者此正如來喻之意也但子約終看不透殊不可曉前日已爲極力言之不知其信得及否也

答劉季章

省聞不合浩然西歸無愧於心所得多矣甚賀甚賀公度近亦得書自是不肯求去致得如此如近日王與之龜齡雷季仲陳和父皆以力請得去又何嘗有人苦留之也潘友者近亦遭逐正與公度事體一般此輩進不能爲君子退不能爲小人不與人出氣令人憤悶也子約想時相聚渠近書來頗能向裏用力然亦有小未善已爲詳說久之必自見得也景陽前此已嘗附書今不暇再作煩爲致意近日目昏今日又加手痛作字頗費力也承欲就文義事物上做功夫甚善然讀書且要虛心平氣隨他文義體

當不可先立己意作勢硬說只成杜撰不見聖賢本意也
答劉季章

晉輔亦開敏有志趣不易得但涉學尙淺志氣輕率須痛
與切磨爲佳耳大學中庸看得如何大學近修改一兩處
旦夕須就板改定斷手卽奉寄也比閱邸狀時論似寢平
榛中蜿蜒稍稍引去但恐主人意不堅牢或有反覆卽其
禍愈甚耳

答劉季章

熹今年之病發作雖輕而日月甚久又氣體衰乏精神昏
耗大與常年不同亦是年紀催促理應如此不足爲恠但
恨平生功夫只到此地頭前面地步有餘而日月有限又
不得與朋友之賢者相聚日夕切磋恐此意思一旦斷絕
更爲後賢之憂耳劉五十哥且得如此攬掇結裏向後事

不可知但願前人遺德有以誘其衷者庶幾可望於後耳
言之令人於邑短氣也時論靜作不常子壽事後又有舊
爭之激其黨稍違忤者已不能容旦夕必更有一番聳動
觀聽底事以扶國是覺得懍懍未知所稅駕處但朋友來
者無可拒之理得早行遣了亦是一事收殺也子約幸逢
寬恩且得有北歸之漸其實高安窮僻無朋友過從之益
書疏往來之便却未必得如廬陵也益公寄惠六一集纂
次雖正之功勤亦至矣古人所謂後世子雲者信非虛語
然亦正自難遇耳

答劉季章

讀書只隨書文訓釋玩味意自深長今人却是背却經文
橫生它說所以枉費工夫不見長進來喻似已覺此病者
更望勉旃千萬之望然又當以草略苟且爲戒所謂隨看

便起是非之心此句最說著讀書之病蓋理無不具一事必有兩途今纔見彼說晝自家便尋夜底道理反之各說一邊互相逃閃更無了期今人問難往往類此甚可笑也

答劉季章

熹不免果如所料餘年無幾區區舊學足以自娛不能深以爲念也若後段則安能保其必無耶所示五條各已附以己意大抵來喻於事理情實多是不曾究竟而專以輕重深淺爲言故不親切更以此意推類求之則可見矣未盡善也注云舜之德性之也武王之德反之也故其實有不同者某竊謂反之雖異於性之然其至焉則一而已使武王於反之之後猶有未盡查滓至於感格發露著于樂聲則其所反之工夫必有未盡之處矣

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